

性、性意识及身体建构

——形塑台湾女同性恋的身体美学

赵彦宁

一、简介

台湾的女同性恋者以「T」与「婆」来指称圈内（注 1）两种似乎相对立的性角色（sexual roles）。据许多四十岁以上的女同性恋者，这二个名词是在 1960 年代一家 Gay Bar「圆桌」的老板取的。当时国内的女同性恋者聚集的场所是如中央酒店这种「西化」的「上流」聚会场所以及 Gay Bars。「T」源自于英文的「tomboy」，指的是外表「类似」（异性恋）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而婆则是指相对于 T 的、较「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也就是 T 的「老婆」。在当时的香港与台湾，「Tomboy」也称为「汤包」。T 和婆性角色的分化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美国的 butch-femme。Butch-femme 的关系在 1980 年代以前被主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者（feminist lesbians）强力抨击，认为其复制异性恋霸权。但从未有人说的清楚所谓被复制的「异性恋关系」究竟为何，这个名词不仅被理所当然的本质化（essentialized），扮演 butch-femme 角色的女同性恋者亦受到隐含的阶级歧视（注 2）。但自 1980 年代中期起，许多美国的同志学者开始为 butch-femme 模式翻案，并探索其在女性主义及情欲流动上的颠复性。譬如说，Nestle（1987）说明 butch 与 femme 在情欲流动中双向建构（mutually constitutive）关系、主张此模式绝非异性恋的复制

品。其后。Nestle (1992) 又编了第一本 *butch-femme* 文集，进一步将历史、阶级、种族等社会面相纳入 *butch-femme* 研究中，且以公开的 (out) *femme* 身份伸张 *butch-femme* 在同志运动中的权力 (power)。Case (1989:297) 主张 *butch-femme* 的身体表演 (bodily performance) 揭露、但也同时演出 (play out) 被佛洛伊德派心理分析视为面具的正常化的女性特质 (normativ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butch 的「男性化特质」(masculinity) 与 *femme* 的「超女性化特质」(hyper-femininity) 的基础为一种特殊的 *erotic economy*，它兼具颠覆性 (相对于佛洛伊德派代表的社会系统与阳物霸权) 及情色性 (erotic)。Butler (1990) 则认为这种身体表演解构 (denaturalize) 已被自然化的异性恋制度，由 Lacan 的角度来看，这种解构昭示的正是异性恋在符号学上本体性的空洞 (essential Vacancy)。

这些研究不仅颠覆异性恋主流文化，也挑战性／别与酷儿研究的发展性。但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研究者仔细探讨 *butch-femme* 的快感 (pleasure) 来源与面相 (manifestations)。在人类学的领域中，性的研究一直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本世纪初人类学发展的早期，在隐性 (implicit) 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奇风异俗的狂热下，不少知名学者发表性的观察与研究，最著名的如：Mead (1961 [1928]) 及 Malinowski (1929)。但在此风潮过后，保守主义回头，性 (特别是同性恋) 的研究便迅速消失，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忌 (注 3)——更遑论快感的研究了。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结合文化人类学与酷儿理论，试图探讨国内部分 T 与婆的身体表演及情欲流动的数种面相。文中将以 T 的束胸着手，自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探讨其性与性别上的意义及可能的颠覆性，由此分析 T 与婆在视觉与情欲上互动的起点，最后再借由 T 与婆性爱的可能及不可能性来探讨身体与想像的关系，并对当前的酷儿理论提出一些批评。资料来源为 1993 年 5 月至 7 月对视 T Bar 为社交场域的圈内人所做的田野调查。在这里里并感谢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与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在研究经费上的支持。

二、谜一样的 T 的胸部——「去女性化」的身体政治

我：T 是什么？

小安：T 就像男人。

我：你说「像男人」是什么意思？

小安：有些人会注射荷尔蒙，然后就会长胡子还有喉结来。像我二哥和三哥就是这样。

我（一星期之后）：妳是怎么认识妳二哥和三哥的？

小安：我三年前在一家 MTV 打工的时候遇到我二哥。有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一起去喝酒，我告诉他说我是圈内（注 4），他说他也是，我不懂他的意思，我根本就看不出来，我甚至还问他说：「什么？你是 Gay？」他大笑说：他是 T，就跟我一样，可是不信。直到有一次她来我家换衣服，我看到她的胸部，我才相信。

我：她的胸部很大吗？

小安：没有啦，没那么大。可是，那是女人的胸部。

圈内几乎所有的 T 在性爱中均不坦露其胸部，而且大部分的 T 已

在、或曾经束过胸，对许多 T（如「刚出道的「小 T」」），其建构「T 性特质」（T-ness）的第一步便是束胸，并且不再戴胸罩。因应这个现象，一、二年前某家 T Bar 甚且还代售一种「束胸内衣」，形状造型类似汗衫，但内附魔鬼胶可束住胸部。T 为什么要束胸？婆对此看法如何？圈内人极少回答过这个问题，大部分只含混的说：「这就是 T 与婆不同的地方」。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不可见的）胸部是「T-ness」的代喻（*synechdoche*）（注 5）。对其他的 T 而言。这胸部的特质是既可见又不可见的（*at once visible and invisible*），如小安所言「我根本就看不出来……直到有一次她来我家换衣服，我看到她的胸部我才相信」。那么，表面上要除去的胸部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这个意义必需放在历更与文化的脉络中方能浮显出来。初浅看来，T 要束的胸部是女性化的胸部（*feminine breasts*），在视觉上其意义为避免被结构化的男性化眼光（*male gaze*）物化。Mulvey（1989〔1975〕）将好莱坞影片中的观看关系分析为男性：女性 = 观看者：被物化者 = 主动：被动的权力关系，深深影响了其后二十年女性主义影像论述者的分析角度，虽然不少批评者认为 Mulvey 忽视了其他社会面相——最明显的便是种族与性认同——但仍公认此权力关系的普遍存在。但甚少学者自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将女性身体物化的视觉主体性（*spectatorship*）究竟是如何创构出来的。以女性的乳房为例，在台湾或中国的汉人社会中，它究竟在何时进入公领域（*public sphere*）（注 6）。被集体性的物化呢？

在所谓台湾或中国的汉人社会中，女人的胸部都是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才被拿来当作是女性特质（*femininity*）和女性性征（*female*

sexuality) 的一个可资辨识 (visible)、可以表述 (representable) 的象征/符号 (Symbol/icon)。二十世纪初期, 伴随着中国反殖民运动及现代化运动的兴起, 文化中一向受压抑最深的女性身体, 被知识阶层物化 (reify) 成为概念层次上可拿来宣扬自由民主意识的东西 (注7)。女人的双乳首度在中国历史上走入集体论述的网络, 并立即被政治化及再情欲化 (re-eroticized)。依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证方式来说, 将女人的胸部 (female breasts, 译者按, 此处指生理器官, 有别于具社会性别意涵的女性化胸部: feminine breasts) 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 似乎也意味着是要将作为一个社会体 (social body) 的中国从殖民情境中解放出来。只不过, (松了绑的) 女人的胸部仍然要接受异性恋本位和男性中心的政府及知识阶层的联合监督 (surveillance)。

在这里我举一个民国初年对于女性胸部是否要「解放」(即松绑) 的争论为例, 试图说明不论男性或是女性的性特征、及在视觉上被物化的可能均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在民国初年的大众媒体上出现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论战: 即, 女性的乳房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它的社会功用为何? 观看它的对象是谁? 此论战的起因在广东省的民政首长某日发了一个通告, 命令其治内的女性不可再束胸, 他的论点如下: 女性是所有中国老百姓的母亲, 哺育(人民)是她们们的天职, 女性的乳房因此实在是推动国家进步的一个基础。胸部如果把它绑住, 乳房会萎缩, 奶水也会变少, 如此一来, 人民的健康就不会进步, 因此。从今后起禁止束胸。他特别规定辖内的官员要时常向他汇报妇女胸部解放的情况 (襟霞阁 1931: 8)。这个通令引发了下列的论战: 某

些儒家学者十分愤怒，认为束乳是中华文化的美德，在中国受列强侵略之时正应推展此传统美德。以彰显华夷之分。而他们所认为的西方蛮夷的特点之一。便是会在公共场所裸露胸部「并点缀珠花」的、不知廉耻的女性；另外一些受新学影响的新文化推动者则认为，男女两性在生物基础上均有吸引对方的身体部位（**body parts**），对女性来说，那便是她们的乳房。他们还说：「试想一胸部平坦的女性看来是多么的乏味」（**ibid:11**）。

拜反殖民之赐，女性胸部（**feminine breasts**）竟被建构为国家建设的要素。注意，在此时期，那个未言明的，必须先被抵消（**counteracting**）始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它者」（**other**），始终是指西方殖民主义。在这里同时被建构出来的是一个集体性的（见民政首长的通告以及其他人的论述）、男性中心的（见新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者）、及异性恋的（同上）视觉主体。由于这个主体是集体性的，不论是男或是女、不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均能在公领域中取有（**take on**）此主体，而物化女性的乳房。

相隔六十年后，这个掺杂了（异性恋）女性特质（**femininity**）、再现理论（**representation**）、国家建构及可见度（**visibility**）问题的议题，在台湾本岛再度引发热烈讨论。以流行文化界为例。自 1987 年解严之后，电影从业人员即不断呼吁相关单位放宽影片查禁尺度，争取女性三点的「解放」。我认为，必须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脉络之下，**T** 的（被捆绑的）胸部才变得有意义，也才能被解读（**intelligible**）。负载了过多异性恋性别意义——不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物性别——的胸部，需要在象征层次及生理层次上进行解构（注

8)。

以下是某位 T 的束胸经验：

她：我从十四岁开始就用透明胶带束胸，那时候我在一家餐厅打工，餐厅规定瑞盘子要高举过头，没做多久，我的腋下附近就痛得受不了，有时候把胶带撕开以后还会流血，可是不能等伤口愈合，第二天一早又要再把胸部贴住，所以伤口就永远都好不了……。那时候，我们大家吸安吸的很凶，每次阿珍很 high 的时候，都会乱绑。有一次她出现的时候，一连高一连低，把我们快笑死了，结果我就带她到化妆室重新帮她绑。虽然我也是常常都很 high，可是我每次都是绑的最好的。妳知道，束胸是有技术的，妳要把它变小，但不能完全变平，用胶带贴的时候难度更高。

我：所以，妳有看到过阿珍的乳房罗？

她：当然，看了不晓得多少次。

我：所以，T 看 T 的胸部是可以的？

她：我不懂妳的问题……。让 T 跟异性恋在一起工作是很麻烦的，我每次在工作的地方都会意识到自己（绑起来）的胸部，我很怕别人会注意看，然后就会晓得我是圈内人，所以去应征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挺（起被绑小的）胸给对方看。有时候我还会擦口红，妳相信吗？

此时，另一个 T 插嘴道：妳的工作跟我的比起来已经算好的了，我的老板还会要求女性员工化妆，刚开始我都不想去，虽然待遇很好，可是后来我的婆给我买到一支天然色的口红，问题就解决了。

T 对自我胸部的拟像（envisage）是摆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接合点上。「妳知道，束胸是有技术的，妳要把它变小，但不能完全变平」，既然如此，那又何苦费那功夫去绑它呢？理由是，T 的身体认识论的特色即在于，它将状似矛盾对立的二元关系平行并置

(juxtaposition)；诸如：可见与不可见、缠裹与曝现、摘除与保留、生物与建构、女性特质与非女性特质……等。在这个意义上，借用班雅民的话来说，T 有一个寓言式 (allegorical) 的身体 (注 9)，依 Sha viro。(1993: 86-7) 的解释：

寓言总是暗示着寓言对象的丧失或死亡，寓言不是再现，而是以极明显的方式，具体化 (materialize) 揭露再现原想去遮掩、复盖，然终不能使之弥合的落差……寓言因此不仅是再现的形式 (mode)，也是达成颠覆性转换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积极手段。

T 的胸部的这种「亦彼亦此，介乎其间」的特性，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打破二元对立，指出女性特质与非女性特质，或是其它的对立关系间，还存在着别的面相；它的意义比较是在于标示出一个颠覆性行为，该行为具体化 (corporealizes) 呈现的身体与 (异性恋) 性意识的能动力 (agency) 间的距离。颠覆行为人的敏锐自觉是建立在一特定的「现象学」基础上。此现象学在凸显知觉经验 (sentient experiences) 的同时，亦将经验变得合于情理 (sensible) 并可以理解 (intelligible)，比如，在面对它者，面对一个怀有敌意的凝视的时候 (「我每次在工作的地方都会意识到自己〔绑起来〕的胸部……去应征工作的时候，我部会提醒自己挺〔起被绑小的) 胸给对方看」)，原本绑起来的、被去除了感受力 (desensitized)、去除了感官欲望 (姑且说是女性化) 的胸部，再度又恢复了感觉——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于原有的形式。新的这对被努力挺出来的乳房之所以有知觉 (sensible)，是因为它们已在实质上被重新女性化。

然而，依旧要问的是，为何要去生产一个理论上「天生就有」的胸部呢？借用 Newton (1994) 的「复合扮装」(compound drag) 的概念来说，答案是，因为这是在 T 的身上表演 (perform) 异性恋女性特质的一种「双重扮装」(doubledragging)。在这个例子中，那个监看的它者的权势已被削减 (disempowered)，因为它丝毫不能预先阻碍 (foreclose) 表演动作的进行，意即，纵使是始终有感于它者的潜在威胁，胸部依然还是绑了起来。监控 (在想像中) 即使法力无边、无所不在，如果以 Zizek (1989) 的犬儒主义来对应，扮成犬儒般的被监视者，还是有可能将关系倒转过来。「我的老板还会要求女性员工化妆，刚开始我都不想去，虽然待遇很好，可是后来我的婆给我买到一支天然色的口红，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故事反讽的地方当然就在于说，不擦口红和擦一种与原来唇色全然一样的口红，其结果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看起来色彩天成的嘴唇，还会被当作是整张上了妆的脸的代喻，意思是说，只要有擦口红，不论擦的是哪一种，就 (会被认为是) 等于整张脸都化了妆。然而，与 Zizek 的犬儒认识论不同的是，它者的宰制力量 (hegemonic power) 并不来自于它有辨识真伪的能力，恰恰相反，它者之所以有宰制力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去看出口红到底擦了还是没擦。

T 的主体建构因此包括了要在表面上去配合一个已知失去督导能力、不再敏感，或是根本漠不关心的它者。已知「人之不已知」却还要「为所不必为」，是许多 T 会采取的某种特定形式的蒙混过关 (passing) 的方式中，一个主要的面相。

一般情况下，假扮成 (passing for) 它者的意思可以说是去模拟

(minicking) 它者最为显着可见的特征，与它者做一种转喻式 (metonymical) 的连结，以期最后能被 (误) 认为就是它者，而且／或者可以去占据它者的主体位置。T 的状况与此截然不同。T 在「假扮」的时候，并不想做原件真品，而就是想做摹仿的复制品 (mimetic representation)，透过寓言式的转换过程，T 的胸部遂以具体方式揭露了正常规范下 (normative) 性别再现所欲遮掩、复盖，然终不能使之弥合的落差。换言之，这种形式的再现原意是要解消性能动力 (sexual agency) 与身体间的本质性差异——此处说的性能动力可自动对应 (register) 并启动 (initiate) 适宜的性欲望，而此处说的身体也充份具备了这样的性能动力。

三、T 与婆的相互认同关系

T 的胸部在其它的 T 面前会被去情欲化 (「所以，妳有看到过阿珍的乳房罗？／当然，看了不晓得多少次。」)，在婆的面前又会被重新情欲化。可以被情欲化的原因是，婆平日看不到 T 的胸部；事实上，很少有 T 会在做爱的时候裸裎以对。以下是某 T 描述的她「死的最惨的一次」：

五年前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婆，每次做爱的时候都要我把衣服脱掉，我是她交的第一个 T，所以她不晓得规矩……有一次我正要跟她做的时候，她忽然从床上跳起来，把我的衬衫撕开拉到腰这边，很倒楣的是，我那天穿了一件白色蕾丝胸罩，上面还有亮亮的珠珠，那时候我跟我妈住在一起，她给我买了很多胸罩，而且都强迫我要穿。不管怎么样，总之，她看到我的胸罩以后，就在那边大呼小叫说：「好可爱喔！」我 X！她讲完我就没办法做了，我在那边一直想我的胸罩，根本没办法再做，就这样，那件事以

后我们很快就分手了。

T 的胸部是区辨 T、婆差异的关键要素。强调 T 的胸部的非实体性（non-corporeality）及非存在性（non-existentiality）的同时，已在 T 与婆的身体间划出一道严格界线。而 T 与婆的个别身份（identity）也正是在此界线分明的情况下被重新生产出来。T 的胸部不能被婆看到或被婆碰，更不可以被婆模仿，有个 T 会抱怨说她的婆在知道 T 会束胸后，自己也想起而效尤，此 T 不悦的是，这样做会踰越身体认同的界线，吊诡地把 T 的胸部变成是可以被模仿的东西，如此一来，T 的胸部就失去了独特性，不再专属于 T 了。对 T 而言，只有在她们身体的独特性可以被自己并被自己的婆认定的时候，她们才能被性欲化（sexualized，「我在那边一直想我的胸罩。根本没办法再做」），一旦意识到自己胸部没绑，或是戴了胸罩，她们就完全丧失性欲，或是被去除情欲（de-eroticized），与此同时，她们的伴侣也同样会丧失性欲，或是被去除情欲。

某位婆也做过类似的陈述：

我以前交往两个 T，刚认识时候，就都留着长发，头发长短对我没有影响。其实我喜欢的 T，也不会太阳刚喔！如果喜欢一个非常阳刚的 T，那么和男人在一起就好，我比较喜欢有女孩子气息的 T。胸部倒是曾经困扰我，我接触一个女孩子，她的胸部比我丰满。我跟她上床的第一次，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害怕，然后就吹了。

（《女朋友》试刊号 13）

她害怕的是她会在 T 的身上看到自己被性欲化（sexualized）的部

份，说的更精确一点，她怕 T 的「胸部」比她自己的还大——显然，小一点的胸部并不会令她感到困扰。在这陈述的背后可看到 T、婆身体间有一必要的差别关系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此关系同时限定了婆的性意识，对婆来说，适度地情欲化的 T 的身体不可以是自己身体的翻版，万一 T 的波比婆还要婆，那就更不对劲了。

这个例子说明，将身体的某部位恋物化，会产生某种特定形式的解构认同 (dis-identification)。意思是说，T 的「天生的」胸部会被当成易位关系 (dislocational relations) 中，但也是恋物关系中的一个视觉基点 (visual locus)。「我在那边一直想我的胸罩……」以及「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我有感觉到她的胸部……」在传统佛洛伊德的理论中，母亲身上阳具的空缺 (absence) 与小男孩的自恋心理会产生某种吊诡的砥触，然而，小男孩却可在象征层次上，以被恋物 (the fetish) 补位的方式来获取恋物快感。这个有名的被恋物当然是指想像中的母亲身体的阳物，或者，也可以说是指在小男孩还未意识到该物根本不存在前，与其想像已做了某种转喻式连结

(metonymically related) 的东西。这个象征性的替补的过程，在佛洛伊德的理解中。是透过一个延异的动作 (deferred action) 来完成的。先「被延置」与然后又必须再被找回的 (recuperated) 是身上那个被恋物化的部份，它在时间链及转喻链上同时取得先行位置 (anterior position)，惟有透过这两个意象的奇妙的转换 (transformation)，小男孩才能维护主体的完整性。然而，矛盾的是，也正因为佛洛伊德认为母体的前构成物 (pre-constitution) 是必然可以被性欲化的 (necessarily sexualizable)，所以延异动作才会发生。这无可避免地

促成了母体的 *scotophilic* 客体化，而这个母体在小男孩原先的构想中，是由时间切面与实体切面，片段不相关连。然又以转喻方式连结的意符 (*signifiers*) 组合而成。

对照之下，T 的胸部的恋物化之所以会变成一场大灾难，是因为不论对 T 或对婆而言，延异皆不可能。T 的胸部不能被替换，不能复位，以至于也不能被重新性欲化，其症结在于，习惯上，T 的身体不是在女性身体的转喻链上被性欲化 (*the T body is not conventionally sexualized on a metonymic chain of feminine sexualizable body parts*)。因此，T 的胸部一旦曝现，或是被意识到不能见容于 T 身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前行的意象可取代它的位置。换言之，T 的身体组成是建立在「空无」(*blankness*) 之上——空无任何传统的女性或男性的性别意涵。这个身体是一个没有传统「性意识」的身体，或者，说的更清楚些，它的性意识正源自于它的非实体性 (*non-corporeality*)。这个身体物化了一个没有「生理构成」(*physical constituents*) 的性能动力，身体部位间的不协调因之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难以容忍到甚而几乎不可能——在视觉上及在心理上——假装视而不见。

四、T 与婆的性事

某 T 曾如此描述「T 的性高潮」：

在我的经验里，高潮有大、小之分。一般只借着摩擦或性幻想所得到的是小高潮，真的大高潮，会全身颤抖，完全无法使力，变成一个很无助的人，什么也没办法做。你急欲和对方身体合而为一，你真的很想进入她身体里跟她在一起一辈子，这是一种很强列的欲望而非想法。在那一刻你的

欲望无法控制，而达到一个最大的高潮。

(《女朋友》试刊号 12)

高潮的多样在知觉层次 (sentiency) 划分了 T 与婆的不同，要达到真正的高潮，需要一个配合度高的它者，在 T 的概念里，这个它者的身体是「多孔的、可渗透的」(porous)，T 在孔穴间进出，内与外的界线被 T，被这个物化的性能动力划了又重划。在这个动作里，此性能动力的存在变得可能并可被理解。这里的一个重点是，人不可能在压抑欲望的同时又想「把自己给出去」——把 T 的身体交给婆。换句话说，T 的身体在此刻进入实体化阶段。T 与婆身体的媾合成就了性的转喻链，也将婆的身体从此变成首要的身体意符 (the master signifier)。

此处要注意的是，T 欲达到高潮时，其身体与主体是分离的。就像是有一个超越的它者可以从她身上跳出来，监督指导她自己的情欲流动，而要获得「真正的」快感，就要征服这个它者。

某位婆也有类似的说法：

过去两年我有跟两个 T 上过床，在那之前我的女朋友都是比较女性化的，所以，跟第一次那个 T 在一起的时候，我被她做爱的方式吓到，妳知道的嘛，就是不脱衣服也不喜欢被碰，很典型 T 会做的事。可是，过一阵子以后，我就比较能去享受跟她的性关系，有部份的原因是因为在做爱的过程中，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自己被强烈地欲求，让我觉得自己很女人、很性感。除此之外，我可以同时扮演好几种角色和身份，我知道我是在演一个角色，或是多个角色，而且单单只是这样想的时候就会让我有欲望，好像只是这样想，欲望就可以被撩拨起来。我的第一个 T 有时候会在做爱的时候，讲些类似异性恋关系的故事，在不同的角色间穿梭。让我有性的感

觉。可是我跟我的第二个 T 在一起的时候就有问题，她跟第一个 T 很像，只有一件事不同，那就是，她要我在达到高潮以后去插她，可是呢，当我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她还是继续在讲她的异性恋故事，甚至她还会坚持要在我插她的时候，继续要在我上面，这对我而言实在太奇怪了，要在同一个场景去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很难的，而且我又被要求很有意识的去变换我的角色，现实与幻想间出现缝隙，使我觉得非常难为情。

Butler (1990: 123) 说，正是因为「女性身体」(female body) 的文化解释之外，又见到经由 butch 的身份建构所被重新定义出来的男性特质，两节对照之下，才显现出社会界定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男、女两性特质的空洞。而，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解构社会性别化的主体位置的基础上，酷儿的身体表演对 Butler 来说才具「踰越性」(136)。Butler 除了再次将这里的「颠覆」本质论化，暗示好像只要在身份认同或身体表演上故作酷儿状，自然而然就会有颠覆力，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她的讨论中，只有扮装同志和 butch 才是真正有颠覆力的酷儿。Femme，相对来说，几乎仅是被动的身体／表演的搭档，femme 的颠覆力——如果有的话，就是在语言层次上确认并合法化 butch 身体的踰越性。就如某个 femme 所解释的，她要她的「男友」是「女孩」(She wants her boys to be girls)，意思是「身为女孩」(being a girl) 重新脉络化并重新定义了 butch 身份里的「男性特质」(Butler 123)。

怪的是，在 Butler 的记述中并无 butch 说「我要我的女友是女孩」，由此可知，对她而言，「身为女孩」之所以有颠覆力是因为它重新定义了 butch 的男性特质，而非因为它重新定义了 femme 的女性特质。换言之，只有在看到可对应于 butch 身上几可乱真的男性特质

的东西的时候，femm 的身份始告确立。因之，femme 是拜 butch 先行存在（pre-existence）之赐，才得以进入实体界及象征秩序。

如果 butch 的身份真有表演性质，那么这场表演的观众或它者是谁呢？Butler 的说法里好像隐含了两种形式的观众，一种是集体霸权式的异性恋社会——几乎是像拉康说的那种幻象式（phantasmatic）的存在体，即生即减，应酷儿的身体表演而生，但旋即在表演过程中被解构。另一种观众是 femme，她们可一眼看穿加诸于 butch 身上（及 butch 与 femme 的关系里）的异性恋比喻（trope），并立即将之置换掉。

把 butch 和 femme 当作是异性恋关系的「临摹」（replicas）或「复制」（copies）的想法，是低估了这些身份在重新定义霸权分类时，情欲意义的内在差异及复杂性。Femme 也许会忆起好似异性恋模式的场景，但也会立即将之置换掉。

（Butler 123）

换句话说，「她」是「回忆」的一方，说的更精确一点，「她」是被迫「回忆」的一方。「她」忆起的是「她的」异性恋过去，解决这样一个强制性重演的过去的方式是把它置换掉，也就是说，需要同时被质疑的是这个把「她」变成 femme 而非变成 butch 的异性恋过去，或者，至少，她应以 Michael Taussig（1993）的「拟似记忆法」（mimetic remembrance）来建构主体，借着模仿它者，模仿传统异性恋关系中女人，然后再将之置换掉的方式来建构她的 femme 性特质。由于 femme 与她的异性恋过去有此转喻上与／或时间上的连续性，

她因此不具不证自明的能力，来无所用心的充份表现出酷儿颠覆性。

易言之，尽管 **butch**（及 **femme**）的表演揭示了几可乱真的异性恋情（*the virtual reality of heterosexuality*）可作为某种真品原件（*original text*），若把它者当作参考对照的叙事体（*narrative*），还是可以凸显出 **butch** 的男性特质及女性特质的颠覆性——尤其是如果把 **femme** 的拟似记忆也带进来的话。我的民族志研究显示，**T**、婆的性意识在建构的同时，也是 **T**、婆个别身体重新脉络化的过程，在这中间，异性恋比喻（*tropes*）可作为某种参考座标，但已被削除传统的再现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T** 的身体以及 **T**、婆的性事是寓言，因为被颠覆的不只是异性恋比喻，连同再现性意识时保有其「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的可能性皆被推翻。此处关涉到一个必要的先解消、然后再重构的主体化过程，在此过程中，**T** 的身体进入最后存在主义式的性欲化形式，对 **T** 而言，婆的身体也逐渐地实体化。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由台湾大学外文硕士班于佩君小姐翻译为中文）

注释

- (注 1)「圈内」对台湾以 T bar 为建立人际关系的女同性恋而言指的是一种女同性恋的『社区』(community)。在此，我沿用 Kennedy & Davis (1994) 对女同性恋社区的看法：在以美国 Buffalo 为中心的社区，与 50 到 60 年代，工人阶级的女同性恋者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便是以 Bar 为基地。这种组成社区的方式和一般人类学的了解不太相同。
- (注 2) 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中类似于像 *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 的作者 Radcliffe Hall 这样的上流阶层知识份子"Mannish lesbians" (Newton, 1979 [1972]) 使得 butch-femme 的角色扮演受到注意，但基本上大部分扮演 butch-femme 的女同性恋者出自中下阶层，非白人者的比例更高。
- (注 3) Roscoe (1995) 的调查显示，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人类学是最排斥同性恋研究的学科：从 1985-1995 的十年中只有三篇此类论文在人类学期刊中发表。极少数的例外如 Newton (1972) 对芝加哥 drag bars 的田野研究，这部经典深刻影响了二十年后 Butler (1990) 对 sex 与 gender 的看法。性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角色不仅涉及殖民主义、亦涉及人类学传统中主观与客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informants) 关系的论战——性即是此论战的一个争议性战场。
- (注 4) 认同 T、婆二分法的本地女同性恋者，特别喜以「圈内人」自称。此处的「圈子」若以 Anderson (1991 [1983]) 提出的

「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理解之,是以不断划出和重划各种不同的界线的方式被建构出来的。可能的界线包括有同、异性恋间的界线、都市与乡村的界线、以及相对于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而言时,T吧的特殊地理位界。

- (注 5) 代喻为一整体的部分其具有代表性,象征整体的能力。譬如说: Klein (1993: 61) 分析波特莱尔的"一绺青丝"(La Chevelure), 认为诗人爱慕的女子的长发(特别是发中弥漫的香水味)成为她整体的代喻,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代喻,诗人的幻想可航向最奇异最诗意的境界——亦即,它不仅是个恋物(fetish)。我认为 T 的胸部在此对圈内人也有此意义。
- (注 6) 在此我基本上沿用 Habermas (1974,1989) 的概念,强调在此领域中,上层权力阶级、其认可的意识型态、与人民间互动的关系,及此领域的政治性。如 Brownell (1995: 67) 所言。公领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面相。
- (注 7) 相关论述可参见 Barlow (1993)。
- (注 8) 在此举中国现代化早期女性乳房被物化的例子,非在暗示中国与台湾在文化及历史上必然的连续性。近年来台湾文化是否应纳入「汉人文化」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是人类学界东亚领域的新兴话题。否对者如 Murray & Hong (1991) 及 Hong (1994) 认为汉人及日本殖民主义等历史因素造就台湾社会本质上不同于中国社会的特性。而

Sangren (n.d.) 则主张所谓的中国社会应视为一理想型态 (ideal type)，固然台湾无法代表中国社会，也无其他任何「汉人社会」可以，同时过分强调台湾社会的独特性会将其再度本质化。在此我无意解决此棘手的问题，我提出中国的例子，一在强调历史建构身体的可能性。二在突显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性别论述的影响，在这里我追随的是 Mohanty (1991: 6) 对「第三世界女性」及「殖民主义」的概念。

(注 9)「以《徽示图选集》(Emblemata selectiora) 为例，它里面有帧图案画的是一朵同时正在盛开，同时又在凋零的玫瑰，太阳在同一地点升起而又是落下。『巴洛克的精髓蕴藏于动作的同时性中，……』」(Benjamin 1994 [1977]: 194)。

参考书目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1983] .
- Barlow, Tani E.,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93.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intro. George Stein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1963] .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 Case, Sue-Ellen.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 In *Making a Spectacle: Feminist Essays on Contemporary Women's Theater*, ed. Lynda Har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 . "Seduced and Abandoned: Chicanas and Lesbians in Representation." In *Negotiating Performance: Gender, Sexuality & Theatricality in Latina/o America*, eds. Diana Fuss and Juan Villega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abermas, Jurgen.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3 (1974) : 49-55.
-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 into a Category of C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1962] .
- Hall, Radcliffe. *The Well of Loneliness*. New York and London: Doubleday, 1990 [1928] .
- Hong, Keelung. "Experience of Being a 'Native': Observing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Today* 10.3 (June 1994) : 6-9.
- Klein, Richard. *Cigarettes Are Sublim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alinowski, Bronislaw.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New York: Halcyon House, 1929.
- Mead, Margaret.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Quill, 1961 [1928] .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Introduction.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s.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7.
- Mulvey, Laura.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urray, Stephen O. and Keelung Ho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Looking Through Taiwanese Cultur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 (1991) : 273-299.
- Nestle, Joan. *A Restricted Country*. Ithaca: Firebrand, 1987.

- ed. *The Persistent Desire: A Femme-Butch Reader*. Boston: Alyson, 1992.
- Newton, Esther. *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972] .
- "The Mythic Mannish Lesbian: Radcliffe Hall and the New Woman." *Signs* 9.4 (1984) : 557-575.
- "Baking Ziti for the Coronation: Homophobia, Sexism, and the Subordination Status of Lesbians in Cherry Grove." Paper given at the 93th Annual Meeting for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2, 1994. Atlanta. Session Title: "Discriminating Lesbians and Gays: Rights, Communities, Identities."
- Roscoe, Will. "'Was We'Wha a Homosexual?' Native American Survivance and the Two-Spirit Tradition." In *glq* 2 (3) : 193-236.
- Sangren, P. Steven. "Anthropolo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The Relevance of Local Religion." Paper given at Conference 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3 October 1993.
- Shapiro, Steven. *The Cinematic Bod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Taussig, Michael.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Zizek, Slavoj.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Davis, Madeline & Elizabeth Lapovsky. "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Sexuality in the Lesbian Community, Buffalo, NY, 1940-1960."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Eds. by Martin Bauml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 George Chauncey. New York: Plume, 1989. 426-440.